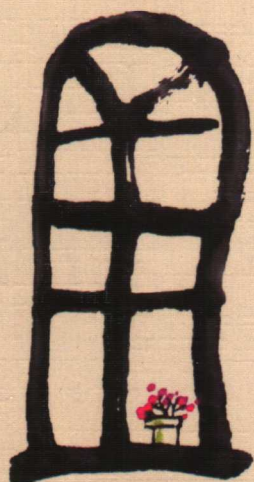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不小心

和军校著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一不小心

和军校
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不小心/和军校著. —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
2006

ISBN 7-80680-433-1

I. 一… II. 和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
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01126 号

一不小心

和军校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47 号)

社长兼总编 李丽玮

新华书店经销

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印刷厂印刷

787×960 毫米 16 开本 18.625 印张 2 插页 300 千字

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3000 册

ISBN 7-80680-433-1/I·291

定价: 29.6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 710055)



作者简介：

和军校，男，1963年生于陕西礼泉。1982年毕业于长庆石油学校，后在鲁迅文学院进修。著有中短篇小说集《和军校小说选》、中篇小说集《对手》、电影《小村无故事》等二百多万字，作品多次被转载和译成外文。曾获第二届、第四届敦煌文艺奖，甘肃省人民政府文艺奖，中华铁人文学奖，中国石油文学奖等。现居西安。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甘肃省作家协会理事，甘肃省文学院荣誉作家。

责任编辑：李 丹

王大伟

封面设计：刺 猬

自序

1 据说，关中这地方水土硬，养出来的人性子也硬。这个“据说”有没有共性，无便考证。于我，却是贴切的。有一个段子是说没眼色的：“领导出行你搭车，领导没说你先说，领导夹菜你转桌，领导没喝你喝多，领导敬酒你不喝，领导潇洒你胡说，领导停牌你自摸，领导拿钱你嫌多。”我时常觉得，这个段子中的“你”就是和军校的画像了。不言而喻，我这人没有悦世的媚骨，不是当官的料儿。发财是需要运气的，我却没有，偶尔玩玩牌，也是孔夫子搬家——尽是书（输）。人毕竟要找点事做的，无事便会生非。思来想去，还是当个作家吧：想写了，写点儿，不想写了，便不写了；心情好了，多写点儿，心情不好了，少写点儿。没有任务，没有目标，没有压力，落个自在。何况自己就好这一口儿。这么想了，便写了，便当了作家。

2 这年月，看电视的人多了，看书的人少了。作家多了，知道作家写了哪些作品的人少了。我沾了电视的光，一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，我的名字也跟随电视走进了千家万户。于是，许多人都知道我是作家。数年后，却总有人问：“最近咋没见你写东西？”我面红耳赤，尴尬至极，吭哧着不知作何回答。我每年少说也要发表十多万字的小说，天南海北的杂志都有，我身边的人却极少有人看到。我为发行量极少的纯文学刊物伤心，也为我辈自以为是作家们伤心。因为如此，我便有了出书的心思。这本书是我从百余篇小说中精选出来的，28个短篇。中篇在另一本集子里，叫《对手》。往后，谁要对我说“最近咋没见你写东西”，我便掏出这本《一不小心》送给他，堵旁人的嘴，满足自个儿的虚荣心。

3 虽然说，短篇是基础，但写短篇的人还是越来越少了：短篇不藏拙。一个短篇便把作者的功底露个透儿亮。另一层含义是：短篇挣不得名，也不得利挣。中篇便不同了，一篇数千，弄得好了，还可以改成电影或电视剧，名利双收。写长篇的效益就更为明显了。这二年，出书有赔钱赚吆喝的意思，更有甚者，赔了钱，吆喝也赚不来的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硬着头皮出了这本书。出了这本书，就给自己的短篇创作画一个句号，静下心来，把盘算已久的中篇写出来，还有长篇。

4 关于作品之外的话，请旁人啰唆，有扯虎皮做大旗之嫌。自个儿啰唆，便是不自信了。瞎亦罢，好亦罢，尽在作品中。于无心人说也白说，有心人自会慢慢品之。

几句心里话，权且为序。

2006年端午节于西安

目 录

CONTENTS



- 是谁吃了豹子胆 · 001
- 披着羊皮的人 · 013
- 一个陕西人和一个甘肃人的故事 · 024
- 一本名叫《英雄小虎子》的小人儿书 · 028
- 入党 · 040
- 八亩地 · 048
- 南望 · 057
- 一不小心 · 065
- 告诉你个好消息 · 083
- 十六棵小白杨 · 100
- 年年冬天下大雪 · 109
- 在大老碗与三夯面对面 · 122

有朋自远方来 · 136

半个城 · 147

战友啊战友 · 156

会写小说的高村长 · 164

回家的路 · 177

胜利 · 187

腾丧 · 198

影子 · 207

长辫子 · 219

学习办公 · 227

真相 · 235

逛 · 247

想做好事 · 254

娃他舅，我是你姐夫 · 263

二尺柜子红 · 271

西边出太阳 · 280





是谁吃了豹子胆

腊月天的西北风像一把犀利的镰刀，把大地收割得一千二净，把人们逼到了暖烘烘的热炕上，把牲畜们轰进了圈里，把家家户户的大门都刮得紧闭着，街道上显得极为清冷。可是，再冷的天，上了岁数的人却是不贪恋热被窝的，早早地打开头门，趿着鞋，蹲在自家门前的大青石上，大声地咳嗽吐痰，大口地抽着旱烟锅子，大声地与左邻右舍扯淡，等着太阳慢腾腾地从支书范养明家的房背后爬上来。范养明家的房脊很高很高，要把头枕在脊背上才能看见卧在房脊上的那只石公鸡。

腊月初四一大早，街道上并不见扯闲淡的人，早起的人们咯吱咯吱开了门，又极快地咯吱咯吱关了门，开的声音极大，关门的声音极小。街道上干净得就像忙罢的碾麦场，这就很是蹊跷了。其实，第一个打开头门的人咳嗽吐痰完了之后，照例拧头去望范养明家的房脊，目光自远而近自下而上：范养明家的水渠，水渠后的柿子树，柿子树后的大青石，当望到大青石的时候，第一个人不由自主地倒抽了一口大清早的冷气，他分明看见范养明家的大青石上倒满了大粪。于是，神色慌慌蹑手蹑脚地溜回家，悄悄地关了自家大门。后来的人大抵都重复了第一个人的动作和神态。

头门紧闭着，门缝里却有了一双瞪得溜圆的眼睛，后来又有了一双瞪得溜圆的眼睛，是老伴。再后来，就有了儿子、儿媳妇、孙子孙女们的眼睛，屏声静气，一眨不眨地盯着静悄悄的街道。不明事理的





孙子抹着眼屎问，咋咧？爷爷压低声音却不失严厉地抽了孙子一个脖子拐，说悄着！

泔河村是个小疙瘩，一条扁担街，四十来户人家，参差不齐的房屋，高低错落的树木。范养明家在村中央。范养明也是上了岁数的人，范养明却不是早起的人。范养明的应酬多，范养明的应酬多在晚上。县上的干部，乡上的干部，村里的干部，要谈工作，至于还要干啥，外人是不得而知的。范养明家的房子是封闭式的，一砖到顶，青石灰抹了缝子，大铁门上了销子，麻雀也飞不进去。外面的人听不见，也看不见。太阳攀上石公鸡的脑袋时，咯吱一声，范养明拉开了自家的大铁门。范养明也趿着鞋，趿的却是城里买来的棉拖鞋。范养明也披着衣服，披的却是呢子大衣。范养明手里捧着保温杯，保温杯里泡着酽茶。最为与众不同是范养明的胳膊窝夹着一本书。范养明是喜欢书的人，喜欢买书，喜欢读书。泔河村人只知道弯腰撅屁股的在地里刨过活，范养明却知道书里有智慧，书里也有好过活，他在书里刨，所以他的过活比谁都好。平素，范养明是不下地的，也极少去村办工厂，地里的活自有人替他干了，村办工厂的事自有厂长来给他汇报。在很多时候，人们都下地干活了，范养明就蹲在自家门前的大青石上，慢慢地看书。这天早上，范养明的心情实在不差，面色红润，嘴角上翘，额头上的皱纹舒畅着。昨天晚上，乡长来了。村选迫在眉睫，一个个都虎视眈眈。现在，人们肚子里的油水厚了，想法也就多了，是谁都想捞个村干部当当，更有几个能豆豆，明里争，暗里斗，斗得就像红眼鸡。乡长放心不下，就带着人来了。按惯例，吃土鸡，喝烧刀子，边吃边喝边谈工作。工作其实也没有啥可谈的，范养明心里自有主张，支书他还是当的，至于谁当村主任和副主任，那要看谁顺眼不顺眼了。至于村选？范养明有把握控制局面，但还是要选一选的，就像外甥给舅舅拜年，高兴不高兴都得拜，高兴不高兴都得拎着包走走这个过程。范养明的老伴瘫了，下不了炕。范养明的儿媳妇去了娘家，儿媳妇总是爱往外面跑，不是跑娘家，就是跑城里的丈夫，一跑三天五天。范养明只好叫了外人来做饭，早先叫双明的媳妇，后来叫广选的媳妇，现在叫百省的媳妇石桂。石桂比双明和广选的媳妇年轻好几岁呢，手又巧，擀的面条又细又长，范养明爱吃石桂擀的面条。石桂的模样俏，范养明也爱看石桂的模样。

吃罢土鸡，喝罢烧刀子，范养明问乡长，摸两把？乡长就说，摸





两把。于是，就摸。石桂给客人泡了茶，范养明说，石桂，来，给叔当参谋。石桂就坐在范养民身边给他当参谋。按村里的辈分，石桂管范养明叫叔。客人面前，石桂叔长叔短地叫。客人走了，范养明就让石桂管他叫哥，石桂也就高一声低一声哥地叫。后半夜，乡长走了。范养明说，石桂，来，陪哥说说话。石桂就叫了一声哥。范养明的老伴在前房，范养明跟石桂在后房。老伴也是上了岁数的人，耳朵背得很，石桂管范养明叫哥，老伴看不见，也听不见。范养明是泔河村最有文化的人，走州过县，经多识广，讲起话来也是一套一套。石桂爱听范养明讲话。范养明说，石桂，听哥说，从古到今，都是女为悦己者容，男人都希望自己的女人漂亮。古时候，男人说胖了的女人好，女人就一个劲地吃，恨不得把猪吆进肚子里。后来，又说脚小的女人好，女人就缠脚，就是不能走路，也要弄个三寸金莲。再后来，又说大尻子的女人好，尻子大了能生娃呀，女人就挖空心思地在尻子上下工夫。再再后来，又说瘦了的女人好，女人就跟吃饭结了仇，一星子荤也不沾。再再再后来，又说女人是一白遮千丑，女人们就恨不得给脸上贴一层猪板油。再再再再后来，又说乳房大的女人好，女人就使劲地把塑料朝乳房里填，弄得人没到乳房先进了门。再再再再后来，又说女人的腿好才是真好，女人们又是抽脂又是冬天不穿裤子呀等等。范养明津津有味地说着，说到哪儿，他的手就准确无误地落在石桂身体的那个部位上。石桂不知是痒的还是乐的，咯咯咯直笑。范养明说，你知道现在男人最欣赏女人的啥吗？石桂瞪着眼睛说不知道，范养明的手落在了石桂的脖子上，慢慢地抚摸着，一板一眼地说，脖子，为啥是脖子？因为脖子是最真实的，最弄不得假的。范养明说毕，把一条白金项链拍在石桂手上，说石桂，哥最喜欢看你漂亮，也最喜欢你的脖子，来，哥替你吧项链挂上。石桂就转了身，让范养明给她挂项链，范养明嘴里哈出的热气弄得石桂的脖子害痒痒。石桂说，哥，我痒。范养明说哥给你挠。一把抱了石桂，滚在硕大的土炕上。鸡叫头遍。

“滋——儿——”，范养明站在自家门口，品了一口酽茶，放眼全村，一股成就感迅速地由心底浮在脸庞上：这个小小的村庄，就是在他的带领下，才有了像模像样的学校，有了全县最早的苹果园，有了全县最早的村办工厂，土路变成了石子路，草棚变成了瓦房，自行车变成了摩托车，架子车变成了拖拉机，穷变成了富。他是这个村的





功臣啊！看着看着，范养明陡然觉得啥地方不对劲，嗯？人呢？这满村的人呢？大清早的，这又是啥味道呢？臭不拉几的。范养明凭着对自家门前的熟悉程度，慢慢地退到了大青石跟前，抬脚要蹲上去。他知道，只要他蹲在大青石上，不出一袋烟工夫，他家门前就会聚拢很多的人。范养明的一只脚踩在大青石上，身体的重心刚移到这条腿上，脚下一滑，他重重地摔倒在大青石下，手中的茶杯远远地抛在一边，哐当一声脆响。他随之意识到那股令人作呕的味道就来自他的身下。范养明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也明白了街道上为什么杳无人迹。范养明缓缓地爬起来，扫描了一遍村庄，他的脸红了，又白了，随之又黑了。范养明不声不响地回到家里，换了衣服，打了几个电话，又直直地站在了自家门前。对大青石上的粪便不管不顾，仿佛泼在大青石上的不是大粪，而是一层黄灿灿的玉米粒儿。像往日一样，他的脸上挂着高深莫测又有点和善的笑意，一副见怪不怪处惊不慌的作派。当范养明再次走出自家大门的时候，一个收拾残局的计划已在他的脑海里成形了，即将上演。

范养明心明如镜，泼粪事件（权且认为这是一桩事件）全是村选惹的祸，他知道有许多人暗地里盯着村干部的位位流口水呢，也想把他掀下台呢。范养明的嘴角滑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冷笑。他清楚支书的位位不能丢，丢了支书的位位，石柱就不会来给他擀面条了，泔河村人就不会把他给眼里搁了，还有好多好多。最为关键的是，老伴的眼睛也闭得不踏实，老伴一日不济一日了，能不能熬过年关还是个头疼的问题。他不能在老伴闭眼之前让人把他掀下台来。范养明心里琢磨着，眼睛从一家一家紧闭的大门上掠过。他清楚，那一扇扇紧闭的大门后躲藏着一双双眼睛，每一双眼睛里充满好奇充满惊慌，肚子里必定揣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。当然，也有幸灾乐祸偷着乐的人。当他扫过最后一家的大门，他把嫌疑人锁定在两个人的身上：一个是克亮，一个是高丰。唯克亮有这份智谋，唯高丰有这份胆量。克亮比范养明小几岁，老谋深算，辈分高，人缘好，他盯着村干部的位位好几年了，绝对是一个背后捅刀子的主儿。范养明一直没有给克亮一个村干部的位位，克亮的心是个无底洞，蹬着鼻子上脸，吃着五谷会想六谷，当了副村长会谋村长，当了村长会谋支书。所以，范养明始终没有给他当村干部的机会。克亮因此怀恨在心，在村选之前，给范养明来个难堪，合情合理。范养明想着克亮，从鼻腔里哼了一声，朝地上啐了一





口。他攥着克亮的弱点：胆小怕事好面子。对付这类人，只要在众人面前把他的脸当成尻子踢一脚就行了。很快，范养明就把思维转移到了高丰的身上。高丰是个高中毕业生，年轻气盛，胆子大，点子多，口才好，早就想让泔河村“改朝换代”呢。他四处放风说，范养明该全身而退了，他是泔河村的有功之臣不假，但现在的他不但不思进取，反而假公济私，拈花惹草，腐败得一塌糊涂，再不退，他将前功尽弃，名誉扫地。想着高丰，范养明又朝地上啐了一口：哼，想夺权，还嫩了点，再咋着，也轮不到你来挑老子的不是！范养明思考着对付高丰的办法：讲道理？不行，他比你的道理还多；来软的？也不行，他会以为你怕他，会变本加厉地整你；来硬的？也不行，高丰不吃硬的。范养明最终还是想出了法子，要来硬的，明着不来暗着来。

这时辰，太阳红彤彤地蹿起来，整个村庄刹那间亮堂了许多。并不见谁家的头门打开，却见一辆一辆的小轿车驶进了村子。小轿车有红色的，有黑色的，有白色的，有深蓝色的。泔河村人们叫不出小轿车的牌子，却听得见它们的引擎声像老牛放屁，听得见它们的喇叭声尖厉聒耳，让人不寒而栗。从门缝里望出去，一张张陌生的面孔，个个都腆着大肚子，严峻的油光光的大脸，目中无人又气势汹汹的模样。这些人有的来自乡上，有的来自县上，有政府上的，有公安上的，有税收上的，来头不小。最后坐着小车进村的是范养明的儿子和女儿，范养明儿子的小车后跟着一辆客货车，客货车上有酒有烟有许多的半成品，还有五个穿着白大褂、戴着白帽子的厨师。范养明只对儿子说他要请客，儿子就照单购买了。所有的客人都把大青石上那堆污物盯了一眼，而后露出愤懑之色，范养明笑眯眯地说，没事没事。

像所有人家过事一样，范养明指派儿子挨家挨户地去请人，一户一人，来的都是户主。被请来的人叫执客，执客的任务是干活。与旁人家过事不一样的是，范养明家请来的执客并不用干活，只张着嘴吃就行了。还有不同，范养明家的四张“席口”全都撑在了大门外。执客并没有荣耀的喜庆之色，紧绷着脸，战战兢兢地躲避着范养明的目光。范养明站在大青石旁，指手画脚地安排着座位，张三坐这儿，李四坐那儿。克亮是最后才来的，他阴沉着脸，把手中的旱烟袋戳到范养明面前，说支书你抽烟，林子大了啥鸟都有，你别往心上搁。

范养明挡开了克亮的旱烟袋，笑着说了声没事，随后补充说，克亮，你就陪客人吧。





克亮不知道范养明葫芦里装的啥药，表态似的说，查出来，有他狗日的好看。说毕，就跟乡上的县上的几个客人坐一张桌子上了。

四张桌子坐满了，范养明还没有喊开席的意思，他在等高丰。高丰却没有来，高丰的父亲也没有来。

范养明问儿子，高丰家里叫了没有？

儿子回答，叫了。

范养明抬头看了看天，太阳升端了。范养明干咳了一声，扬声说，各位父老乡亲，这几年，多亏大家里里外外地帮着我，才使咱泔河村一步一个台阶地朝上走，我很感激大家，今日呢，天寒地冻的，也没啥事，就叫大家喝杯水酒，暖暖身子骨。噢，对了，还有一桩事，大家都看到了，不知谁把大粪倒在了我家的大青石上，我想这可能是谁家小孩闹着玩的，我不会放在心上，希望大家也不要放在心上。退一步讲，就是谁心里有气，把大粪倒在这儿，也没啥，说明我的工作还没有做好嘛。借着这杯酒，我给这位好心人赔个不是，也像城里人一样说声对不起。说到这儿，范养明把胳膊慢慢地扬起，又猛地向下一劈，说开席！

范养明走过去，挨着克亮坐下了，他拍着克亮的肩膀对客人介绍说，克亮呢，德高望重，我向来是高看一眼的。说到这儿，范养明朝邻桌的三多勾了一下手指头，又附在他的耳朵边叽咕了一阵。三多是范养明的狗腿子，对范养明一向是言听计从，比对他父亲还孝顺。听完范养明的吩咐，三多脸色煞白，怔怔地望着范养明，疑心自己听岔了。范养明沉着脸催促说，去呀，给你克亮叔倒一杯好酒来。

三多迟迟疑疑地奔范养明家后院去了。一步两回头，望一眼范养明，望一眼克亮。俄而，三多用一次性纸杯端了一杯“酒”来，那“酒”是橙黄色的，还泛着泡沫，丝丝缕缕地冒着热气。所有的人都明白这是一杯啥“酒”了。范养明望着克亮，指着酒杯说，克亮，多亏你这几年帮着我，这一杯是我敬你的。

克亮扭曲着脸，可怜巴巴地说，支书，不是我。

范养明笑咪咪地说，克亮，恁多年，我对你不坏吧？

克亮的脸变成了猪肝色，说，支书，真的不是我。

范养明收了笑，下巴朝“酒”努了努说，克亮，这是我敬你的。

克亮的眼睛里噙了浑浊的泪，说，支书，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

范养明说，克亮，男人做事要做到明处，像我给你敬酒一样。



克亮端起那杯“酒”，身子晃得厉害，手也晃得厉害，他说，支书，我发誓不是我。

范养明跟客人们一一地碰过杯，朝克亮扬了扬酒杯，说，克亮，我敬你的酒，你总不至于不给我面子吧？

克亮眼睛一闭，脖子一仰，咕咚咕咚地喝开了，三口下肚，他就扔了杯子，飞一般地朝自己家里跑去，一边跑一边哇哇大吐。

范养明站起来对大家说，大家各吃各的，克亮可能是受了点凉，不打紧，回去睡一觉就好了。

范养明说毕，坐下来，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。一桌子客人面面相觑，并不动筷子，各怀心事，表情难以琢磨。

范养明一面吃，一面想：杀鸡给猴看。

范养明一面吃，一面想：他今日敢把大粪倒在你的家门口，明日就敢倒在你的头上。

范养明一面吃，一面想：不来点硬的，他不知道阎王爷长六只眼。

风很犀利，使劲地撕扯着人们身上的衣服，把寒气输入人的体内，再把清鼻涕从鼻腔里伸出来，一片此起彼伏的哧溜哧溜的吮吸声。面对满桌酒菜，执客们吃又不敢吃，走也不敢走，也不敢吭声，就那么呆呆地坐着，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。大家都处在深深的自责中，泔河村村风古朴，村民敦厚，谁家有个红白喜事，大家都要去看一看，问一问，帮一帮，没有哪一个袖手旁观看热闹。是啊，一个村里住着，不是对门就是隔壁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谁家的门坎不踏三遍？人一辈子不就娶一回媳妇吗？不就埋两回老人吗？谁跟谁有多大的梁子？可是，支书家出了这么大的事，自己不但没有走进支书的家门，还紧关了自家的大门，自己还是个人吗？如今支书摆了酒席，这酒能喝下去吗？这肉能咽下去吗？往后咋有脸走到支书面前去呢？家里有事咋能在支书面前张开嘴呢？以往，大家遇着棘手事，自觉不自觉地都去向支书讨主意，支书不在家了，都去向克亮讨主意。有时，不管支书和克亮在不在，高丰都会毛遂自荐地出主意，可是，没有人采纳高丰的主意，大家都喜欢听支书和克亮的主意。眼下，克亮害病了，走了，那个爱出主意的高丰又没有来，支书正忙着招呼客人，该向谁讨主意呢？要不要去向支书敬一杯酒呢？给支书压个惊也好呀，给支书表个态也好呀，咋没有人行动呢？





就在大家心里七上八下的时候，太阳不知不觉地斜到西边去了，范养明揩一揩油渍渍的嘴唇，站起身，环视着大家，笑吟吟地问，都吃好了？

一时间，大家不知该如何回答了，说吃好了吧，桌子上的菜一筷子没动，说没有吃好吧，又“吃”了大半天。

范养明高声说，吃好了就好，太阳还是东边出西边落，饭还是早上糁子晌午面，该干啥干啥，这事就算过去了，烟消云散了，好，各回各家吧。

范养明叫各回各家，并没有人回到自己家里去，都格外殷勤地帮着范养明家搬桌子挪凳子，嘴里骂着人世间最脏的话。拾掇完毕，这才跟范养明打了招呼，饥肠辘辘地走进自家大门，头门敞开着，一副心里没装鬼不怕喝凉水的坦然姿态。

冬日天短，鸡刚进窝，天就黑严实了。泔河村的夜晚是阒静的，冷冷清清的街道上不见人迹，人们都坐在热炕上看电视。范养明家里灯火辉煌，坐在太师椅上的范养明抱着茶壶，低垂着头，愁眉不展，他一时吃捏不准门前的大粪到底是谁倒的，从克亮今天的表现来看，似乎不是他干的，或者说不是他支使人干的。高丰为什么没有来呢？是明火执仗地跟他叫板？还是心明揣着鬼而不敢来？范养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，他听到了敲门声，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啥事了。

第一个走进范养明家的是克亮，克亮手里拎着两瓶酒，躬着腰，缩着脖子，毕恭毕敬地站在范养明的面前。每年的四月初六，泔河村人都会拎着礼当到范养明家里来，那一天，是范养明的生日。今天，不是范养明的生日，但范养明知道，泔河村的人同样都会拎着礼当来。但与四月初六不同，今天不是敛财，也不是讨那份人气，他想抠出那个背地里使瞎的人。

克亮身上有一股臭烘烘的味道，跟范养明家门前大青石上的大粪的味道一模一样，范养明抽抽鼻子，斜睨着克亮，满脸的厌恶。

克亮把酒放在范养明面前的桌子上，低声下气地说，支书，我把大青石上的大粪弄干净了。

范养明望着克亮，见克亮前襟上还水淋淋的，他的脸色缓和了一些。

克亮又躬了躬腰说，支书，你还不了解我？真的不是我！

范养明不错珠地望着克亮，两道目光像两把锥子。

